

第二十二回 老守備雙斧伐枯桑 俏佳人同牀泄邪火

詩曰：

說到風流浪不禁，老人空有少年心。
牙稀漫羨膏粱味，耳塞難聽絲竹音。
藥裡欲求青鬢寵，花枝誰贈白頭吟。
正堪林下尋仙侶，細問參同水裡金。

話說阮守備年已七旬，娶得一個四十五歲鮑指揮娘子，已是敗軍之將，因何又引一個卞千戶家娘子，留在屋裡和他勾搭起來？住了三四日，弄得個阮守備添上了四件寶：

腰添上彎，腿添上酸，
口添上涎，陽添上綿。

尋思了幾日，要留他在家裡，沒有住處。隔壁有個法華庵，姑子叫做福清，也是亂後初出家。原是京城劉大戶家的妾，極會鋪絨挑線，被金兵擄去半年，回來沒處歸，落在這庵裡落髮。不上二年，他師父死了，招了兩個徒弟，法名叫做談能、談富，住著法華庵。有幾間閒房子，常有奶奶們來住著。「借他二三間來，可以安的他母子，來往也便須。」阮守備到了福清庵裡，問下了三間淨室，連門面四間，講了五兩房租。卞千戶娘子兩個搬在間壁，只隔著一牆，時常往來。這香玉姐一手好針線，替人做須鞋面，母子們將就度日，或是白日過來和丹桂頑耍，或晚了就在丹桂房裡同牀宿歇。

卞千戶娘子比鮑指揮娘子小三歲，生得白淨面皮，描著兩道長眉兒，原是個風流的，又守了二年寡，因和阮守備勾搭上了，常常過來和阮守備夫妻兩口兒一張桌上吃酒吃飯，以姐夫稱之，通不迴避。阮守備時常送須小菜、果子過去慰他，和他在屋裡，白日也乾過幾次。（以下刪節24個字）婦人甚不快意。這鮑指揮娘子，從嫁了阮守備，守了活寡，一向到也把心冷了，因見卞千戶娘子來，和他常在隔壁屋裡坐著，半日不回家來，只說他有心到別人身上去，晚間上牀，偏要他來點卯。原是井繩，扶不上牆的，又被卞千戶娘子弄枯了，（以下刪節15個字）縮到皮袋裡，不知那裡去了。有詩為記：

細似蜂腰已斷筋，逃形無計問花神。
前身定是為中貴，後世還當變女人。
作繭春蠶僵半縮，垂頭冬蚓屈難伸。
可憐夜半虛前席，水滿桃源少問津。

原來這婦人再嫁，過了中年的，專要在枕席上取樂，一須羞恥也沒有。就是窮也罷，富也罷，吃的穿的俱是小事，上牀來，這件東西是要緊的。如果不足其意，到明日把臉揚著，一點笑容也沒有，摔匙打碗、指東罵西，連飯也不給男子吃。先是因淫生出恨來，後來因恨越要想出淫來：「看著這老獸物一臉皺紋，滿頭白雪，整日價眼裡流著冷淚，口裡吐的真痰，兩根瘦骨頭，連一身皮也乾了，那個是你糟糠夫妻，來給你送老！」睡到半夜裡，倒枕捶牀，不住的歎氣，想道：「早死了，還各尋個生路！」一頓臭罵。阮守備只得推聾啞啞，全不言語。

從來說，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紅粉無情子弟村。這阮守備也是無奈，忽一日遇了個故人——賣生藥的王革回子，有名的好春藥，顫聲嬌、琉黃圈、鎖陽環、夜戰十女不泄固精丸、興陽丸，一套兒的淫方。獨自開個小鋪，哄這須少年子弟們的錢。拿著五錢銀子，取堆花好燒酒十斤，要煮蝦米，做藥酒賣。阮守備讓到屋裡，問他買燒酒何干。王革回子誇了一遍，喜的阮守備讓坐不迭。先篩了一壺五香酒來和他吃，細細問他：「這藥可效麼？」王革回子笑道：「我這藥若不效，家裡這須老婆們肯依麼？」（以下刪節25個字）這是個海上方，又不費錢，只用須大蝦和海馬，煮了埋在土裡，三日就用，那個婦人當的起！」

阮守備是個老實人，就把自己敗陽的真像，哀告了一遍，要求他的妙藥。錢筒裡有賣酒的錢，盡力一倒，還有七八百文，一齊串起，送給王革回子，只要求個抬頭當差的法兒。王革回子道：「我有好藥，先放在（以下刪節2個字）裡，臨時洗了，任意行事，如要完，只吃一口涼水就解了。」即時解包，取出一封「興陽不泄丸」來，有三十多粒，又取一包「揭被香」：「放在爐裡，使婦人發興的。」阮守備連忙退回道：「他們發興，我越發了不成，這樣不用藥我還當不起。」王革回子又送了他一枝騰津，可以代勞，笑嘻嘻的出門道：「等煮了酒，還送二斤來。」阮守備拱了拱手，送他去了，心裡又喜又怕。喜的是：「我有了好方，再不怕這兩個人笑我了！」怕的是：「萬一不效，弄的進退兩難，又是一場受氣。」又想道：「把他二人哄醉了，大家胡混一場，有須難打發處，還有這根假東西，使個替身法兒，好歹要賣一賣老，難道我就罷了？」

等不到晚，先把藥放在（以下刪節2個字）裡去，買了一隻燒雞、兩碗燒肉、兩段豬灌腸、一盤熟魚，又是點心蒸糕買了一大盤，擺在牀前一張桌上，要請卞千戶娘子過來吃酒。鮑指揮娘子已是知道，他和王革回子吃燒酒，討了藥來，只推不知，道：「你待請誰？」阮守備道：「這須時沒請卞二嫂來坐坐，今夜無事，恁姊妹們敘敘，他的酒量，好歹讓他個醉。」娘子道：「他這幾日不耐煩，等我自己去拉他。」說畢，放下針線過牆去了。原來兩人商議就一路，也有個打發個老獸物的意思，趁這個機會，正好順水行船，試試這藥靈不靈。

一到了卞二姨家，見他坐在炕上和香玉納鞋哩。把卞千戶娘子拉在一間空房裡，說：「阮守備今日求了春藥吃了，又買了好些東西，來請你吃酒，要安排試藥的光景。如今咱兩個把他試試，好不好打發他上路。」說的停當，卞千戶娘子道：「姐姐先走一步，我洗洗澡就到。只怕你吃起醋來，我就了不成。」鮑指揮娘子笑著過去了。

卞千戶娘子原是京師積年做過暗巢的，一向不得盡興，也指望過來試試阮守備的藥。即時燒水，用香肥皂洗澡，穿上一套半新不舊的衫裙，也不搽脂粉，笑嘻嘻的從門裡走過來，道：「打攪得恁兩口兒也勾了，天長日久的，又要來請，也不當人子。」阮守備也換了一套新衣，忙來接進去，道：「咱家裡五香酒熟了，胡亂請二姨來嚐嚐。有甚麼你吃，敢言請？」

夫妻二人安下座，阮守備橫頭，他二人對面坐了。守備自己把酒來斟。要請他小姊妹，二人都道那邊院裡有甚麼？

個雕漆茶杯，滿斟過五香酒來。卞千戶娘子道：「妹子量小，誰使的這大東西？」阮奶奶道：「大？不大。姐姐收了罷。再換個杯，姐姐又嫌小了！」阮成一塊，只得接杯在手，又取壺去：「還敬阮姐夫。」守備不肯送過壺來，自己斟了半杯，陪著吃了幾巡。吃到熱處，俗說道：「酒是色媒人」，漸漸說話俱是帶嘲，大家笑成一塊。三人都有七八分酒。

阮守備有事在心，不敢多飲。天已半更，那藥在馬口裡還不見發作，那件東西依然垂頭而睡。又見這二位臊冤家乘著酒，歡喜爽快，比往日更覺顛狂。這藥力不發，如何應承的下？推去淨手，用溫水把（以下刪節2個字）藥洗去，手托著央不動、叫不醒、妝醉推死的臭皮囊，長歎了一聲，唱一個《駐雲飛》：

堪恨皮囊，舊日英雄何處藏？好似僵蠶樣，弄著全沒帳。（嗩）當日武風狂，何異堅槍；今日裡縮頸垂頭，不敢把門來上。死狗誰能扶上牆！

阮守備想道：「這藥不效，或是用的少了？」又將王革回子的藥取出三丸，用口嚼碎，（以下刪節7個字）只見那東西眼淚汪汪，（以下刪節7個字）越發不起了。又歎一口氣，唱第二個《駐雲飛》：

朽物堪憐，伏祈抬頭聽我言；略妝須虛體面，休使人輕賤。（嗩）枉自口垂涎，委曲難前，二指窮筋，變了根皮條線。一滴何曾到九泉。

從來這春藥扶強不扶弱，濟富不濟貧，少年的人用了，不消半日，隨著人的陽氣，一時就發；這七十的老人，休說真陽枯竭，就是膀胱內邪火也是冷的，一時間這一點熱藥，（以下刪節5個字）就如喂死狗的一般，那裡有點熱氣兒？虧了後來吃了半日五香燒酒，又將溫水將陽物一洗，內外相助，這三丸藥一時發作，真是有腳陽春花再發，無油枯燄火重明。（以下刪節24個字）阮守備大喜，尋思道：「此時不乘機行事，等得藥力發盡，悔之晚矣！」連忙進的屋來。

卞千戶娘子要回家去，怕香玉女兒一人在家害怕，守備道：「天已晚了，恁姊妹兩人在房裡，我還在外面。天已起更了，還回去做甚麼。依著我說，咱大家打個官鋪，混上他一夜罷。」卞千戶娘子故意罵了一句，道：「我們在這裡，撇下他姊妹在隔壁，也不放心。」阮守備道：「一發叫到這邊來，他姐兒兩個睡在一房也好。」說畢，卞千戶娘子才走起身，叫過丹桂、香玉過來，把房門鎖了，院子門倒關著。原是一家人，從牆上走熟了的。說著話，房裡點上燈，見他姊妹二人，俱是中衣，不穿裙，從短牆上過來，上西間房裡去了。

這阮守備還要讓酒，卞千戶娘子吃的有須春心按不住的光景，推是醉了，阮守備也就讓各人安排上牀。鮑指揮娘子要和卞千戶娘子兩頭睡，怎當的卞千戶娘子是個頑皮人，有了半醉，單單扒過來和他一頭，笑道：「咱今姊妹兩人，今夜做個乾夫妻罷。」脫的光光的，一口先把燈吹殺了。阮守備那等的四平八穩，（以下刪節11個字）也就脫的精光，挨進房門，往兩人被窩裡一滾。卞千戶娘子摸了一把，（以下刪節23個字）罵道：「好老沒廉恥，哄的我住下，可是耍小姨子麼？」說不及話，拉在牀沿上幹起。那婦人（以下刪節23個字）把阮守備圍困攻打。不一兩陣，那點藥力使完，不覺一陣酥麻，（以下刪節50個字）再休想還有抬起頭的日子了。

鮑寡婦聽了半日，已是難捱，（以下刪節24個字）阮守備怕他吃醋，別人又吃了頭湯，十分過意不去，只得勉強奉承，那裡抬起頭來？被鮑寡婦一把按在牀上，（以下刪節21個字）這婦人淫心酒興一齊發動，（以下刪節46個字）那消兩三陣，把個阮守備弄的似落湯雞，骨頭皮毛都是稀軟的。這老人家一陣昏迷，渾身冰冷，大叫一聲：「罷了，我也！」沒奈何，取出一根三寸長的角先生，替他放在腰裡。（以下刪節46個字）

且說阮守備氣喘口張、兩眼緊閉，生死不保。卻說這鮑丹桂從那日汴河看見男女行樂，已是春心難按，幸遇著卞家妹子香玉回來，兩人每日一牀。真是一對狐狸精，到夜裡你捏我摩。先還害羞，後來一連睡了幾夜，只在一頭並寢，也就啞舌親嘴，如男子一樣。這一夜，見他兩個母親吃酒醉了，和守備勾搭起來，吹滅燈，就把房門悄悄挨開，伏在門外，聽他三人行事。只見（以下刪節14個字）淫聲浪語，沒般不叫。兩個女兒連腿也麻了，疾回掩上房門，脫得赤條條的。丹桂便對香玉道：「咱姊妹兩個也學他們做個乾夫妻，輪流一個妝做新郎。我是姐姐，今夜讓我罷。」香玉道：「你休要弄的我像我媽那個模樣兒。」丹桂（以下刪節103個字）著香玉叫他「親哥哥」，丹桂便叫「姐姐妹妹」，也學那淫聲一樣。香玉用手把桂姐腰裡一摸，那知他先動了心，弄著香玉，自己發興，那花心香露早已濕透，流了兩腿。香玉大驚道：「你如何流出溺來？」丹桂道：「這是婦人的臊水，見了男子就常是這等流的。你到明日，我管弄的你如我一樣。」弄了半夜，身子倦了，抱頭而寢。如此，夜夜二人輪流一人在身上，（以下刪節23個字）每夜弄個不了。不知阮守備死活如何，二女子淫奔下落，正是：

穿花蛺蝶，雙雙春日入房來；

點水蜻蜓，款款迎風隨浪滾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